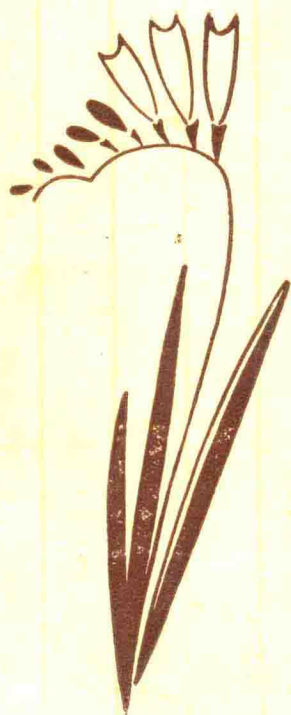


阅读文选



人民法院出版社

阅 读 文 选

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
《阅读文选》编写组

主 编：姚柯夫
副主编：汪凌阳

人 民 法 院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京)新登字051号

责任编辑: 胡玉莹

技术编辑: 李晓宁

封面设计: 叶小燕

阅 读 文 选

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

《阅读文选》编写组

主 编: 姚柯夫

副主编: 汪陵阳

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区东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6.75印张 137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5,600

书号: ISBN7-80056-133-X/D·206 定价: 3.00元

说 明

这本《阅读文选》，是配合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的学员学习《写作讲义》必读的材料。

阅读与写作的关系极为密切。多读可以增长知识，开阔视野，从而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得以借鉴。鲁迅先生强调指出：“多看和练习”是提高写作能力的根本途径。这的确是前人的经验之谈。

本书分为两编：上编收录了我国十几位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的名篇佳作，目的是为大家学习和欣赏提供一定的方便。下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选编了法院工作实践中常用的几种文体，如法律文书、结案报告、工作简报、情况反映、案例、纪实法制文学、法学论文以及学员优秀习作等，共约30多篇，每篇文章后面写有阅读提示，仅供大家参考。

本书的编选工作，得到最高法院业大总校及上海、浙江、安徽高院等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谨致谢忱。编写组成员有：冯广和、邬玫、汪陵阳、张国军、姚柯夫、翁翰如。限于我们的水平，在编选工作中尚存在粗疏不当之处，请业大教师和学员同志多提宝贵意见。

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

《阅读文选》编写组

1991年12月



上 编

立论	鲁 迅 (3)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叶圣陶 (4)
白杨礼赞	茅 盾 (7)
背影	朱自清 (10)
养花	老 舍 (13)
野草	夏 衍 (15)
往事 (一) 之七、十四	冰 心 (17)
怀念肖珊	巴 金 (20)
致蒋经国书	廖承志 (32)
谈骨气	吴 晗 (35)
一对老人 两个车间	萧 乾 (38)
无涯的生涯	柯 灵 (41)
雪浪花	杨 朔 (43)
塔记	孙 犁 (47)
秋日述怀	杨 沫 (51)
古战场春晓	秦 牧 (53)

下 编

法院法律文书

轻工业进出口公司诉机械进出口公司侵犯商标专

用权案一审民事调解书 (61)

××市果酒厂与×南、北村购销合同纠纷案二 审民事判决书·····	(64)
何光明抢劫杀人、李守仁盗窃案一审刑事附带 民事判决书·····	(68)
陈玉凤等诉李平遗产继承纠纷案一审民事判决 书·····	(72)
法院结案报告	
关于被告人顾建华贪污、受贿、上、抗诉及被告 人江银和行贿、贪污、抗诉两案的结案报告·····	(76)
法院案例	
王新明投机倒把案(刑事)·····	(85)
区成不服九龙海关行政处罚决定案(行政)·····	(88)
法院工作简报	
哈尔滨市平房区法院九名干警勇擒歹徒·····	(91)
运用经济审判职能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 务的一例·····	(93)
法院情况反映	
法院信息两则·····	(99)
是“功臣”，还是罪人·····	(102)
万元公物被盗，引出四点思考·····	(105)
深圳中院及时审结一宗涉港商标侵权案·····	(107)
法院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积极开展反盗窃斗争的通知·····	(10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公文处理暂 行规定》的通知·····	(111)
法制文学	
利店“铁法官”·····	(119)
省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一起错案·····	(124)

图财害命法不容.....	(126)
--------------	---------

继父虐待幼女丧尽天良，法院伸张正义深得人

心.....	(131)
--------	---------

“误车官司”终审.....	(134)
---------------	---------

清末杨乃武案始末.....	(137)
---------------	---------

法学论文

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初探.....	(147)
-----------------	---------

民事审判工作“意境”创造浅说.....	(163)
---------------------	---------

安乐死（说明文）.....	(174)
---------------	---------

保护好犯罪现场（说明文）.....	(177)
-------------------	---------

法律业大学员习作

中秋.....	(179)
---------	---------

邻居.....	(182)
---------	---------

榜样.....	(186)
---------	---------

小村记事.....	(189)
-----------	---------

由落叶所想到的.....	(191)
--------------	---------

我.....	(193)
--------	---------

我的同事.....	(196)
-----------	---------

雨花石.....	(199)
----------	---------

论有法必依.....	(202)
------------	---------

上 编

立 论

鲁迅：

鲁迅①

1892招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②’”

1925年7月8日作

① 鲁迅（1888—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又名树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② Hehe！he，hehehehe！象声词，即嘿嘿！嘿，嘿嘿嘿嘿！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①

叶 圣 陶^②

从车上跨下，急雨如恶魔的乱箭，立刻湿了我的长衫。满腔的愤怒，头颅似乎戴着紧紧的铁箍。我走，我奋疾地走。路人少极了，店铺里仿佛也很少见人影。那里去了！？那里去了！？怕听昨天那样的排枪声，怕吃昨天那样的急射弹，所以如小鼠如蜗牛般，蜷伏在家里，躲藏在柜台底下么？这有什么用！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有什么用？

猛兽似的张着巨眼的汽车冲驰而过，水泥溅污我的衣服，也溅及我的项颈，我满腔的愤怒。

一口气赶到“老闸捕房”的门前，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舐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没有了！已给仇人的水机冲得光光，已给腐心的人们践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不要紧，我想。血总是曾经淌在这地方的，总有渗入这块土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还不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么？血灌溉着，血湿润着，行见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

我注视这块土，全神地注视着，其余什么都不见了，仿佛已

① 本文写于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天。

② 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原名叶绍钧。著名作家、教育家。

把整个儿躯体融化在里头。

抬起眼睛，那边站着两个巡捕：手枪在他们的腰间；泛红的脸肉，深深的纹刻在嘴围，黄的睫毛下闪着绿光，似乎在那里狞笑。

手枪，是你么？！似乎在那里狞笑的，是你么？！

是的，是的，什么都是，你便怎样！我仿佛看见无量数的手枪颤头，听见无量数的狞笑的开口。

我吻着嘴唇咽下去，把看见的听见的一齐咽下去，如同咽一块糙石，一块热铁。我满腔的愤怒。

雨越来越急，风吹着把我的身体卷住，全身湿透了，伞全然不中用。我回身走才来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个，六七个，显然可见是青布大褂的队伍，虽然中间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色衫子的短发的女子。他们有的张着伞，大部分却直任狂雨乱淋。

我开始惊异于他们的脸。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严肃的脸，有如昆仑的耸峙，这么郁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青年的柔秀的颜色退隐了，换上了壮士的北地人的苍劲。他们的眼睛冒得出焚烧掉一切的火，吻紧的嘴唇里藏着咬得死生物的牙齿，鼻头不怕闻血腥与死人的尸臭，耳朵不怕听大炮与猛兽的咆哮，而皮肤简直是百练的铁甲。

佩弦的诗道，“笑将不复在我们唇上！”用以歌咏这许多的脸，正是适合。他们不复笑，永远不复笑！他们有的是严肃与郁怒，永远是严肃与郁怒！

似乎店铺里人脸多起来了，从家里才跑来呢，从柜台底下才探出来呢，我没有工夫想。这些人脸而且露出在店门首了，他们惊讶地望着路上那些严肃的郁怒的脸。

青布大褂的队伍便纷纷投入各家店铺，我也跟着一队跨进一家，记得是布匹庄。我听见他们开口了，差不多袒示整个的心，涌起满腔的血，这样真挚地热烈地讲说着。他们讲及民族的命

运，他们讲及群众的力量，他们讲及反抗的必要；他们不惮郑重叮咛的是“咱们一伙儿！”我感动，我心酸，酸得痛快。

店伙的脸比较地严肃了；没有话说，暗暗摇头。

我跨出布匹庄，“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吓，怕什么！”这句带有尖刺的话传来，我回头去看。

是一个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苍黯的肤色标记他是在露天出卖劳力的，眼睛里放射出英雄的光。

不错呀，我想。露胸的朋友，你喊出这样简要精炼的话来，你伟大！你刚强！你是具有解放的优先权者！我虔敬地向他摇头。

但是，恍惚有蓝袍玄褂小髭须的影子在我眼前晃过，玩世地微笑，又仿佛鼻子里发出轻轻的一声“嗤”。接着又晃过一个袖手的，漂亮的嘴脸，漂亮的衣著，在那里低吟，依稀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袖手的幻灭了，抖抖地，显现一个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黧黯的眼睛，如兔的颤动的嘴，含在喉际，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声“怕……”

我倒楣，我如受奇辱，看见这样等等的魔影！我愤怒地张大眼睛，什么魔影都没有了，只见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我咒诅你们：你们灭绝！你们销亡！你们是拦路的荆棘！你们是伙伴的牵累！你们灭绝，你们销亡，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于这块土！

有淌在路上的血，有严肃的郁怒的脸，有露胸朋友那样的意思，“咱们一伙儿，”有救，一定有救——岂但有救而已！

我满腔的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样的话在路上吧？我向前走。

依然是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1925年5月31日

白杨礼赞

茅 盾^①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毡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的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吧。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地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

① 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人。著名作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

一种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桠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那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

它没有婆婆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①，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婆”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只觉得树只是树，难道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象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激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

① 虬（qiú）枝，象龙一样绕来绕去的枝条。虬，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头上长角的龙。

强，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1941年3月作

背 影

朱 自 清^①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躊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躊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

^①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江苏东海人。著名作家、学者和诗人。